

補充資料 商禽〈五官〉

@人的五官是那些？

一、猜一猜 題目()

說什麼好呢

唯

吃是第一義的

歌

偶爾也唱

也曾吻過

不少的

啊—酒瓶

作者以設問法的「提問」開端，問「說什麼好呢？」「唯」字特立一行，藉由分行來強調唯一的、僅有的意義。唯有「吃／是第一義的／歌」，這是譬喻法中的「暗喻」。將嘴的「吃」的動作視之為如「歌」一般，這是對嘴巴實用功能的讚美。藉著「歌」字引出「嘴」的第二種功能：唱歌。因此，「歌」能另立一行就有了目的性，不但是前一句的「喻依」，形容嘴的「吃」的功用如同「歌」，同時，嘴也偶爾真正地唱「歌」，「歌」也就成了下一句「偶爾也唱」的受詞，只是為了強調起見，也為了與上一個功能而合用「歌」字，所以，將「歌」字置於兩個功能之間，獨立一行。

而嘴的第三個功用是「吻」：用嘴來「吻」的動作，吻過「不少的／啊—酒瓶」形象化了嘴接觸瓶口的形貌。下一句的「啊」字用在「酒瓶」之前，一方面凸顯出喝了酒的人打嗝的酒醉模樣，另一方面也讓語句有所停頓，造成節奏上的變化與起伏，更重要的是利用觀者原以為是男歡女愛的唇瓣接觸，一轉，卻變成酒瓶的喝酒意象，造成觀者莞爾之餘又能佩服作者瀟灑的豪情。

作者寫「嘴」，採用的方式是以嘴的功用為其主要發展的意象，如吃、唱歌、喝酒。而其情緒由「吻酒瓶」結束，透露出作者的情感不是快樂地歌唱，而是傾向於以酒來澆愁，或是借酒來抒發情緒，把嘴的實用功能，歸於情感的功能，於是，將詩的意義提升到作者情感的境界，而不僅是純粹的對於「嘴」的描摹而已。

二、猜一猜 題目()

祇有翅翼
而無身軀的鳥
在哭和笑之間
不斷飛翔

這首短詩很具創意，作者擷取眉的形狀如同展翅的鳥作為立意的開端。因此，第一段說「祇有翅翼／而無身軀的鳥」，是在寫「眉」的形狀。利用譬喻法中的「借喻」，將「眉」想像成如同「無身軀的鳥」。

下一段是由第一段的「鳥」的「喻依」發展來的。鳥的飛翔的意象與眉毛上下擺動的動作，兩者相同的動作，使作者進行聯想，將兩者聯結在一起，而寫出「不斷飛翔」的句子，但是主題是「眉」而不是「鳥」，因此，就眉而言，是「在哭和笑之間」的上下飛翔。

哭與笑是全然不同的表情與情緒，而眉毛隨著不同的情緒而有所起伏，由眉毛的起伏也連帶想到臉部表情的起伏以及心情的起伏。因此，眉毛的起伏與情緒的起伏連接起相同的喜怒哀樂，於是，詩便不純然詠物，而能由物入於情了。

三、猜一猜 題目()

沒有碑碣
雙穴的
墓
梁山伯和祝英台
就葬在這裡

這首詩將「鼻」子想像成「墓」，鼻子的兩個黑洞如同「沒有碑碣／雙穴的／墓」。這是譬喻法中的「借喻」。「喻依」是「墓」。其實，因形態的類似而引起的比喻實際上也是聯想作用而來，此是性質相似的「相似聯想」。接下來筆鋒一轉，提到「梁山伯和祝英台／就葬在這裏」，這是從「墓」雙穴的聯想而來，因而有「葬」的動作。

梁山伯和祝英台是傳說中淒美的愛情故事，在他們浪漫而短暫的愛情中，眼淚是悲淒的影子，隨時隨地伴隨著愛情而發生，當一個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時候，「鼻」子就成為重要的感官。因此，鼻子的樣子不但像是沒有碑碣的墓一般，同時，也是愛情的見證，這是將人文的部分結合物的功用，因而將詩意擴展到人與愛情的範疇。

四、猜一猜 題目()

一對相戀的魚
尾巴要四十歲以後才出現
中間隔著一道鼻梁
(有如我和我的家人中間隔著一條海峽)
這一輩子是無法相見的了
偶爾
也會混在一起
祇是在夢中他們的淚

這首詩從眼的紋路開始想像，讓女性所害怕見到的魚尾紋在詩裡復活，重新賦予這兩尾魚新的定義與生命。

首先，詩人形容眼睛的尾巴，如同「一對相戀的魚／尾巴要四十歲以後才出現」。將眼「借喻」為「魚」，「魚」即為此詩的「喻依」；而「相戀」與「四十歲以後才出現」之語都是擬物為人，用來形容魚尾紋的特質。

接下來轉到人情之上，「中間隔著一道鼻梁」是具體的形容，形容兩尾魚（就是眼）所處的位置。然後用標點符號的刮號加以補充說明：「(有如我和我家人／中間隔著一條海峽)」，運用兩尾不得相見的魚之特性，類比於「我和我隔著一道海峽的家人」，是「譬喻」的寫法，將詩意轉入個人對於家人與家鄉的情懷。於是，接下來就說「這一輩子是無法相見的了」，既是詩人內心的感懷，同時，符合於眼睛一輩子不可能碰觸在一起的具體特質。由具體物的特質比擬於情感的特質，這一方面運用類比思維，另一方面也使具體與抽象、物質與情感在某種相似雷同的特質上聯結起來，產生新的價值與意義。

然而，詩人再度轉折，「偶爾／也會混在一起／祇是在夢中他們的淚」，將不可能的化為可能，而可能發生的時刻就是在夢中，淚是媒介。將現實的場景拋入虛無的夢境中，不但說明相見的不可能，也說明自己在夢中數度夢見自己的家人，那種渴望相見而不得見的情感溢於言表。這種情感的抒發藉由不相見的左眼與右眼，以及相戀卻無法相聚的魚的情感表達，寫出作者內心的盼望，並且借此恰到好處地寫出作者對於「眼」的感受。

五、猜一猜 題目()

如果沒有雙手來幫忙
這實在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存在
然則請說吧
咒罵或者讚揚
若是有人放屁
臭
是鼻子的事

作者亟欲跳脫前面數段一開始便借由一個譬喻入詩的手法。因此在寫作上必然有些變化。用假設語句「如果沒有雙手來幫忙／這實在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存在」，「耳」是不可隨意肌，不能由大腦控制而動作，只能由雙手來令其往前或往後、搓揉或是拉起，這一切「耳」的動作要由雙手執行，更重要的，對於一切外來的聲音，耳朵都只有接受的宿命，沒有拒絕的權利，因而作者一開始便說這是一種「無可奈何的存在」。

所以，第二段說「然則請說吧／咒罵或者讚揚」，「說」是嘴的事，「聽」是耳的事，由人咒罵或是讚揚，好聽或是不好聽，都有「耳」在聽著呢！站在耳的立場對其他的人們發出無可奈何的慨歎，無論是「咒罵或是讚揚」，都可說，「耳」在聽。

接下來，作者筆鋒一轉，用一個假設語氣：「若是有人放屁／臭／是鼻子的事」，這裡作者並不直接由耳進行正面說明，而是以轉換角色的手法，從側面寫耳。將書寫的角色跳到「鼻」子，用「比較」的方式，運用「映襯」的筆法，凸顯耳與鼻不同的功用。所以說，如果有個「屁」，「臭」是鼻子的事，無關我「耳」的事情。轉換描述的對象，將他人的功用拿來「映襯」出自己與他人不同的功用，一方面使詩意有大幅度的轉折，避免重複相同的寫作基調；另一方面，也有凸出顯明意象，使讀者大感意外、突感驚奇的效果。讓讀者看到最後，為著作者所凸顯的形象化的意象，禁不住會心一笑，如此便達到作者巧思妙意的創想與構思。

本資料節選自 2010-07-07 00:38:06 | 人氣 743 | 回應 0 | [上一篇](#) | [下一篇](#)

2010-0709(五)愛樂一周報商禽過世